

每逢一年一度的国庆,新闻媒体就会有許多谈建设成就的文章,这些信息都能给国人带来喜悦,增强振兴中华、速奔小康的信心。今年国庆,我想到的一件事,是上海的《收获》。这本杂志从创刊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谈谈半个世纪以来读《收获》的感受。

《收获》创刊时,我正在大学中文系读书,也刚刚在报刊上发表铅字,算是步入文学圈的“文学青年”。当时我是买不起杂志的。但我们学校图书馆和中文系阅览室都有许多杂志。我每次进去,首先“抢读”的就是这本《收获》。我记得,创刊号就很吸引人,发表有冰心、严辰、戈壁舟的诗歌,有老舍的剧本《茶馆》,和后来拍成电影的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等等。由于读了老舍的《茶馆》,还引出了一段令我难忘的故事。进大学以后,我对老舍的著作很感兴趣,在图书馆借阅了他的早期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和《骆驼祥子》。看到老舍新作《茶馆》问世,格外高兴和激动,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写了封信给老舍先生,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我是不敢奢望有什么回音的。不料,过了一个多月竟然意外地收到老舍先生的回信,我把这封信当作是文学前辈对我的期望,对我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我一直牢记着老舍先生的教诲。我想,这可能和读《收获》创刊号发的《茶馆》产生的心灵震撼是有关的。

我一直喜欢《收获》,是因为它始终坚持崇高的纯文学性和神圣的美学原则。这本杂志的主编是巴金、靳以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著名作家。“创刊号”上发表的巴金、靳以署名的“发刊词”上说过:“《收获》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对人民有益的精神食粮。”但是中国的文学与中国的政治实在太

读《收获》,谈收获

缪俊杰

是1960年,说是由于困难时期,纸张紧缺;一次是1966年“文革”开始,就是那些正常出版的日子,由于政治的干预,也发表过一些可能主编并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发的作品,如一些贯彻“意图”的社论、评论、特约稿,以及当时某些权势人物“紧贴形势”的文章。但是,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仍然保持着“纯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的美学品格。我一直喜欢《收获》,原因也正在于此。

改革开放以后,《收获》再度复刊。摆在读者面前的,似乎有了三个《收获》。第一个《收获》出版了18期,第二个《收获》出版了14期。1979年复刊的已经是第三个《收获》了。我们高兴地看到,三个《收获》的主编都是巴金先生,成为他的终身头衔。这本身就昭示,《收获》编辑理念的连续性和坚持文学的神圣美学品格。改革开放以后复刊的《收获》,继承了它的传统,一开始就发表了陈白尘的《大风歌》、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吴祖光的《闯江湖》等等。当然,编者也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和她领导的“小团队”,在坚持老一辈文学家、编辑家文学理念的同时,力求变、求新,他们结合当前的文化热点,推出了许多新进作家的先锋作品。如王安忆的许多新作,洪峰、苏童、余华、孙甘露、马原、扎西达娃等的不少成名之作,也由《收获》推出。虽然由于读者的眼光不同,会有不同的反馈,但从刊物来说,也呈现出新的朝气。近些年来,《收获》推出的著名作家专栏,在读者界也很有影响,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李辉的《沧桑看云》、余华的《边走边看》等都有新的观点,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得到了自己的艺术欣赏满足。

愿《收获》今后有更大的收获。

蜀汉名将「关云长」的「长」应当怎么读？

金文明

今夏上海书展期间,读者中有母女两人作为三国蜀汉名将“关云长”的读音争得不可开交。母亲说:这个“长”应读“长短”的“长”(cháng常),女儿说:这个“长”应读“生长”的长(zhāng掌)。最后,她俩来到“咬文嚼字”服务台请求裁定。服务人员来电咨询,特试释如下:

(一)古人一般都有名和字。两者之间的意义多有联系。如:屈原,名平,字原。据《尔雅·释地》说:“广平曰原。”广而平的土地叫原,那么“平”和“原”都含有“平”的意思,又孔子的学生颜回,字子渊。据《说文·水部》说:“渊,回水也。”回旋的水流叫渊,那么“回”和“渊”都含有“回旋”的意思。这就是古人取“名”和“字”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按照《三国志·蜀志·关羽传》的记载:“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关云长名羽,据《说文·羽部》说:“羽,鸟长毛也。”“羽”就是鸟身上比较粗长的羽毛,而不是细短的绒毛。现代制作羽毛球、羽毛扇用的材料就是这种羽毛。关羽本来的字是“长生”。“长生”的“长”和“鸟长毛”的“长”都是“长短”的“长”,只能读cháng。关羽后来改字“云长”,为了与“名”意义相关联,这个“长”字也必然读“长短”的“长”(cháng),不可能改读“生长”的“长(zhāng)。”

(二)唐代诗人杜牧曾经写过一首《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韵》诗,是歌颂平贼州名将李愬的。诗的开头六句是:“天下无双将,关西第一雄。授符黄石老,学剑白猿翁。矫矫云长勇,恂恂郤縠风。”“矫矫云长勇”的“云长”就是指关云长,用来比喻李愬。杜牧写诗是比较注重格律的,这一首虽然是五言古诗,但第五、六两句格律仍然对得相当工整:“矫矫云长勇”,是仄仄平平仄;“恂恂郤縠风”,是平平仄仄平。“云长”二字都属平声,可见唐代学者杜牧是把“云长”的“长”读作“长短”的“长”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关云长的“长”应当读cháng(常)。



密切了。《收获》同其他文学刊物一样经历了文坛的风风雨雨。由于诸多原因,两次被迫停刊。一次

大红袍是武夷岩茶中的极品,也是乌龙茶中的极品。福建产的乌龙茶,大体分成两个大的体系:一是闽北武夷山出产的岩茶,大红袍是其中的一种品牌,其余尚有小红袍、肉桂、水仙等等;一是闽南安溪出产的溪茶,铁观音是其中的一种品牌,其余尚有留香、一枝春等等。武夷山由于水土好,它出产的岩茶不仅香醇可口,令人回味无穷,而且健脾消食,对肠胃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它的极品大红袍尤其具有如此之功效。先父是位脾胃派的老中医,也是一位讲究喝茶的茶仙,生前多次告诫我若喝茶还是以武夷岩茶为宜。

我与大红袍

何镇邦

但是大红袍是很珍贵的。武夷山的岩石上,只有三棵大红袍的茶树,解放前由寺庙的和尚管理,解放后则由福建省省委派解放军战士管理收成。一年收个三两斤,大多是作为贡品,是进不了市场,到不了老百姓口中的。听父亲说,解放前夕,大概是1948年吧,他曾用一担谷子的代价买了一包大红袍;1990年秋,海峡文艺出版社在武夷山举办海峡笔会,国内名家咸集于此,武夷山管理局的蒋副局长曾在当年朱熹讲学的武夷宫招待我们喝了一次那三棵树出产的大红袍,可见大红袍之珍奇。1989年冬,我陪汪曾祺、林斤澜两位老作家游武夷山,在茶农家也只能买到小红袍,大红袍是无处买的。近十几年来,据说茶叶专家用采自那三棵茶树压枝的办法进行繁殖,在那三棵茶树的周围种植成一片大红袍茶树,于是大红袍茶叶就进入市场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于是,我也就常常能在家中喝到大红袍了。

我所喝的大红袍茶源相当广,种类多,大都是亲友的馈赠。喝来喝去,觉得还是武夷山市幔亭岩茶研究所出品的“幔亭大红袍”和福建武夷山天岩茶厂、天岩茶叶科学研究所出品的“天岩大红袍”为上乘。这两种大红袍味香而醇,喝后回味无穷。当然,2005年秋返乡,得到何氏宗亲会会长、青年企业家何文龙先生馈赠的一斤藏了五年的大红袍,喝起来觉得味道更加醇香,质地也更纯正。看来,大红袍也是以收藏三五年后再冲饮为宜。

我家中常备的大红袍吸引了不少文坛老友,袁鹰、李国文、谢永旺、邵燕祥、柳萌、吉狄马加等都曾到我家喝过大红袍;林希也曾从天津赶来喝过大红袍;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原总经理、诗人、我的老友孙毓霜更是过一段时间来喝一次,喝得都扫了茶盲、上了瘾了。2002年1月隆冬时节,诗人、小说家熊召政从武汉来访,在寒舍饮用大红袍后,兴奋不已,回去赋五律一首题为《谢何镇邦先生赐饮大红袍》。兹录于下:

冬月京华冷,红袍独煮春。
千秋名士气,一夕故人情。
春向丹山老,香随碧水萦。
何时重乞火,对月话胸襟。

此诗后来书成中堂和条幅赠我,装裱后挂于客厅和书房中,烘托饮用故乡名茶大红袍之氛围也。



紫气东来(中国画·局部) 杨正新

雨夜关窗偶成

刘章

霹雳一声声,
关窗闪电中,
投墙花影里,
画虎入林丛。



海潮音

孙君辉 篆刻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军侵占上海,上海沦陷。当时我在保定路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1940年5月的一天,我在厂门口学脚踏车。正在骑的时候,一个日本兵蛮横地冲着我“嗨”了一声,上来就朝我脸上“啪啪”两记耳光,打得我莫名其妙。

“良民证!”日本兵叽里呱啦。我根本听不懂,并把我推到路边站在墙根下,原来是戒严了。我站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我放回去了。

在厂门口学脚踏车被莫名其妙挨了两记耳光,回到厂里我很气愤,在工友面前骂道:“操你妈的日本兵,我在厂门口学脚踏车凭什么打我两记耳光。”

这话被一位叫陈容金的工友听到了。就问:“想不想参军打日本鬼子?你听说火烧虹桥飞机场的事吗?”我点点头。

“那是新四军干的,来打鬼子的。”我当时也搞不清楚什么

叫革命,什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但憋了一口气,就说:“愿意,打死日本鬼子。”

7月的一天,他通知我,你明天就走。跟着一个穿什么样衣服,手上拿什么东西的人,不能讲话,你在后面跟。就这样一关一关通过日本人的检查,总算到了常熟县旁边的东塘墅,参加了新四军,在夏光的手下当兵。

我们这批一共去了四五十人,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反正跟着前面的人走。我是纺织工人,有学生、商店职工、四面八方,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戴眼镜,有的穿皮鞋。

到新四军部队一天后的夜里,就“乒乒乓乓”打仗了。我们刚到的没枪,跟在部队后面跑。仗打了半个多钟头,打了胜仗,大家很高兴。集合时,闻到一股

臭味,有的说“我掉到毛屎坑里了。”有的说“我的眼镜没有了。”有的说“我的皮鞋没有了。”闹了不少笑话。

后来,我到了新四军六师师部,长谭震林手下,我在师部扛重机枪。这挺“马克沁”重机枪,是缴获来的。通常重机枪关“砰砰”连发起来,威力很大。可是这挺机枪关不上故障,不能中用。所以这挺机枪打起仗来是派不上用场的。班里同志都有想法,我做班长的也没有办法。

有一天,正在训练的时候谭震林来了,他问我:“机枪班长,班里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师长,大家不愿意扛这挺机枪。”我说。

“为什么不愿意扛?”

“师长,打仗轮不到我们,大

紫藤亦称“朱藤”或“藤萝”,春季开花,蝶形花冠,蓝紫色彩,花期较长,其花、茎皮可药用,能解毒止泻,茎皮坚韧也可织物;花还可提取芳香油,可谓全身是宝。历来受到人们喜欢和欣赏。

以紫藤入画,近、现代画家中有两位堪称高手,前为吴昌硕,后是齐白石,同样书道笔法,写意风格,但各有特色,烂漫多姿,均成立宗开派之尊。其中缶老还留下了绝妙的题画诗句“花垂明珠滴香露,叶张翠盖团春风。”

当年画家能画紫藤的不少,但能画出气势与趣味来的不多,海上新水墨代表画家杨正新先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前不久,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杨先生个展上,整幅宽约1.5米,长近8米的紫藤新作“紫气东来”线条纵横劲健,色彩鲜明热烈,画面气势夺人,生机勃勃,意趣横生,吸引了众多观赏者的眼球,连上海美术馆馆长、老画方增先先生也大加赞赏:“你找到了传统笔墨线条和西画色彩的结合点。”

对此,杨先生动情地说:“那得感谢我们的老院长程十发先生,是他让我和紫藤结上了缘呵。”于是,他道出了第一次画紫藤的情景。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春节前夕,画院应邀到闵行去参加联谊会,活动结束后吃饭还有两个小时,程院长就叫上他一同去闵行紫藤园观赏,时值初春,紫藤才露花蕾,但程院长要他好好观察,回去需交作业。

墨色飞舞写紫藤

德民

在当年画院举办的迎春画展上,两位都以紫藤作品展出,程院长边看边说道:“画得不错呵,比我那幅要画得好。”前辈的赞扬和鼓励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从此,无论是采风写生还是出访交流,他都要探寻紫藤的芳踪,如苏州拙政园文徵明栽的紫藤,日本京都的千年紫藤等等统统被他收进了写生本。

春来秋往,锲而不舍十余载,他坚持苦练书法,又用左手替代右手,游走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换来的是水墨意象,出新,出奇,出彩!再看现在杨先生笔下的紫藤,感觉到他已崇尚印象的瞬间交替和变幻,追求比较自由的颜色对比,布局大气,注意画面错综回应,落笔一如狂草,八面出锋,奔腾飞舞,势若飞动,气足若酣,渗透着书法金石的力量,有诗的热情,音乐的旋律。紫藤的藤蔓和花冠已化为此和谐,犹如和声般美妙,动人心魄。如同聆听法国印象主义作曲家德彪西的《春天》组曲,节奏变化无穷的旋律同画面的复杂线条相对应,画家喜爱色调的对比和明暗变化一样,有时闪耀着明朗愉快的色泽,有时洋溢着变化无定的光辉,是用高超的印象主义表现手法来讴歌大自然的美。



家愿意下连队,上前线,不愿扛重机枪。”

谭震林听了,说:“好,你明天召开班委会,我来参加。”

第二天,谭师长真的来参加我们的班委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是不愿扛这挺机枪,都要下连队,上前线打仗。谭震林听了以后说:“这挺重机枪,从敌人手里缴来很不容易。虽然只能打一发子弹,但只有你们知道,老百姓不知道,敌人也不知道。你们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扛机枪就是战斗。”给谭震林这样一说,大家顿时开了窍,没话可说了,心甘情愿地扛重机枪了。

现在常熟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展放着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虽然已锈迹斑斑,但我认得出,它一定是我扛过的那挺重机枪。

明日请看《青浦群众掩护我》。

十日谈

新四军中上海兵